

科幻小說／倪匡著

透明光





作家倪匡，水禾田攝於台北



倪匡著 **透明光**

無窮的宇宙，無盡的時空，
無限的可能，與無常的人生
之間的永恒矛盾，從這顆腦
袋中編織出來。

金庸 於1982、83年之間

透 明 光

倪匡科幻小說集 Y③

著 者	倪 匡
發行人	沈 登 恩
出版者	遠 景 出 版 事 業 公 司
	台 北 郵 局 26—1451 號 信 箱
	郵 撥：0 7 6 5 2 5 5 - 8
發行者	遠 景 出 版 事 業 公 司
	台 北 市 敦 化 南 路 505 號 5 樓 之 一
	電 話：3 5 6 - 8 0 8 0 (代 表 號)
	傳 真：7 0 6 - 9 8 8 0
總 經 銷	衛 斯 理 書 店
	台 北 市 新 生 南 路 二 段 72 號
	電 話：3 5 6 - 8 2 6 2
印 刷 廠	松 明 印 刷 廠 有 限 公 司
	台 北 縣 板 橋 市 仁 化 街 84 號
定 價	新 台 幣 110 元 港 幣 15 元
初 版	中 華 民 國 70 年 10 月
九 版	中 華 民 國 79 年 12 月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0105號

遠景版權・翻印必究

ISBN 957-39-0052-1

在從某國太空基地回來之後，足足有兩個月的時間，我在家中過的，幾乎是足不出戶的生活。沒有人知道我在家中，都只當我還在外地。我除了幾個最親近的人之外，也不和任何人發生聯絡，所以能夠過着沒有人打擾的生活。

但是這樣的日子，究竟是不能長期維持下去的，它因為一個朋友，遠自埃及寄來的一隻箱子而打破了。

我的那位朋友姓王，是一位有着極高深造詣的水利工程師。他是應埃及政府之聘，從荷蘭到那裏，參加一項極其宏偉的水利建設工程的。

這項工程，據他形容，可以稱得上是世界上最大的水利工程之一，有一座古廟，甚至要整個地遷移。

而他就是在遷移那座古廟的時候，發現那隻箱子，而將之交給我的。

這是一隻十分神秘的箱子，我有必要先將它的外形，形容一番。

它大約有三呎長，呎半寬，呎半高，全部是黃銅鑄成的。箱蓋和箱子的合縫處，剛好是整個箱子高度的一半，而要打開這隻箱子，却絕不是容易的事。

因為那箱子的鎖，是屬於十分精巧而且奧妙的一種古鎖。我敢斷言，如今雖然科學昌明，但是要造出那樣的鎖來，却不容易。

那鎖的情形是這樣的：在箱子面上，共分出一百格小格子，而有九十九塊小銅片，被嵌在那一百格格子中，可以自由推動。當然，推動的時候，只有一個空格，可以作為轉動的餘地。

在那九十九小銅片上，都浮雕着一些圖案，當然，如果是按着準確的次序排列起來，那麼這些看來極其凌亂的圖案，是可以成爲一整幅圖畫的。

我的那位朋友，他也相信，如果有耐心地推動那些銅片使它們得到原來的次序，那麼，整幅圖畫重現，那箱子也就可以被打開來了。

他知道我喜歡稀奇古怪的東西，所以不遠萬里，將這隻箱子寄到了我的手中。

當這隻沉重的銅箱子，到達我手中的時候，我的確大感興趣，在這箱子上沉緬了幾天，但是我隨即放棄了，因爲我發覺那幾乎是不可能的。

第一，原來的整幅浮雕，究竟是什麼，我根本不知道，使我在拼湊之際，絕無依據。

第二，那九十九塊銅片，並不是可以自由取出來，而是只能利用那唯一的空格，作爲轉圖的餘地，所以，要使其中的一片，和另一片拼湊在一起，便要經過極其繁複的手續。

而銅片一共有九十九片之多，我有什麼法子使它們一一回到原來的位置上？

我在放棄拼湊那些銅片之後，對這隻銅箱子，曾作過細心的觀察。

在那隻銅箱子的其它五面，都有着浮雕，人像、獸像都有，綫條渾厚拙樸，但是却都不是屬於古埃及的藝術範疇的，而是另具風格的一種，看來有些像是印地安人的藝術作品。

在兩側，有兩隻銅環。銅環上還鑄着一些文字，那些文字，更不是埃及古代的文字。

我打了一封長長的電報，給那位朋友，告訴他我對這隻箱子，感到極大的興趣，但是我却没有法子將之打開來，是否可以用機械的力量，將之打開，以看一看這隻不應該屬於埃及，但是却在埃及的

古廟之中所發現的銅箱之中，究竟有些什麼，我並且請他敘述那隻箱子發現的經過。

我的電報是上午打出的，傍晚，我就收到了他的回電，他的回電如此道：

「衛，我反對將箱子用機器的力量打開，這隻箱子，可能造成已經有幾千年了，難道我們的智力還不及古人？你可以將這隻箱子給我的弟弟，他是學數學的，或者他算得出我們可以打開這隻箱子的或然率是多少。他的電話是……。至於這隻箱子發現的經過，那是一個太過曲折的故事了，容後再叙。王俊。」

王俊就是我這位朋友的名字，他是出名慢性子的人，我給他那封電報的最後一句話，弄得心中癢地，因為連他都說是一個「十分曲折的故事」，那麼這件事的經過，一定十分動人了。

而事情又是發生在古國埃及，這就使人更覺得它的神秘了。

我急於想知道他是如何得到那隻箱子的願望，竟超過了打開那隻箱子的興趣。我立即又請他將事情的始末告訴我，並且告訴他，我正悶得發慌，希望他的故事，能使我解悶。

同時，我和王俊的弟弟王彥，通了一個電話，王彥是在一間高等學校中工作的，他接到了我的電話之後，答應有空就來。

晚上九點鐘，我正在查閱埃及古代鑄銅藝術成就的資料，發覺我的料斷不錯，那銅箱上的浮雕，和埃及藝術絕無共通之點的時候，接着，老蔡帶着王彥進來了。

王彥大約二十六七歲年紀，面色很白，但身體還是健康的，他年紀雖然還輕，但是却有着科學家的風度，他和我初次見面，十分客氣，而且顯得有些拘謹。

我將那隻銅箱子的事情和他說了，他謙虛地笑了一笑，道：「我只怕也打不開。」

我拍了拍他的肩頭，道：「打不開也不要緊，你只當是業餘的消遣好了。」

王彥和我兩人，將這隻銅箱子抬上了他的車子，他和我揮手告別而去。

以後的七八天中，王彥也沒有和我通電話，我因為等不到王俊的來信，漸漸地也將這件事情淡忘了。

那一天晚上，大約是在給王彥將箱子取走之後的第十天，那是一個回南天，空氣濕得反常，使人覺得十分不很舒服。

中午，我正在假寐，床頭的電話，突然響了起來。

說起來十分奇怪，電話的鈴响聲，次次都是一樣的。但是有時候，人會直覺地覺出，電話鈴响得十分急，像是在預告有要緊的事情一樣。

我立即拿起了話筒。

從電話中傳來的，是王彥的聲音。

他的呼吸有點急促，道：「是衛斯理先生麼？我……我是王彥。」

我道：「是的，有什麼事，不妨慢慢地說。」

我聽得出他長長地吸了一口氣，道：「我……已經將那箱子面上的九十九塊銅片，排列成了一幅浮雕畫了。」我從床上跳了起來道：「祝你成功，那你已經打開箱子了。」

王彥道：「還沒有打開，但是我忽然有一種奇妙的預感，覺得打開箱子，會對我不利。」

我「哈哈」大笑了起來，道：「你大概受了埃及古代咒語會靈驗的影響，我可以告訴你，這箱子雖然在埃及古廟中被發現，但是絕不是埃及的東西。」

王彥又問道：「其他古民族，難道就沒有咒語麼？」

我又笑了起來，道：「我以為學數學的人，多是枯燥乏味的，但是你却有豐富的想像力！」王彥在那邊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，道：「好，我打開箱子之後，再和你通電話。」

我放下了話筒，將枕頭拉高些，墊住了背部，舒服地躺了下來。我想，大約等上十分鐘，就可以得到王彥的電話了。

可是，我抽了七八支烟，已經過去了將近一個小時了，王彥仍然沒有打電話來。

我忍不住撥了他的電話號碼，可是那邊卻沒有人接聽，電話公司又說王彥的電話並沒有損壞。

我覺得事情有些不妙，但是我却絕不相信王彥會遭到什麼意外，因為他只不過是打開一隻古代的銅箱子而已！

但是，時間一點一點地過去，我早已從床上跳了起來，在室中來回地踱着步，王彥為什麼隔了那麼久時間，仍然不打電話來通知我箱子之中，究竟有些什麼東西呢？如果他打不開那隻箱子的話，也可以給我一個電話的，在我的印象之中，王彥絕不是做事有頭無尾的人！

然而，當我第十幾次地又忍不住再打電話給他，而他那方面，仍然沒有人接聽電話之際，已經是黃昏時分了。

從王彥打電話通知我，說他已成功地拼湊起了那銅箱子面上的圖畫起，到如今已有將近五個小時

了！這五個小時之中，音訊全無，王彥究竟是發生了什麼事情呢？

雖然我想來想去，王彥沒有遭到什麼意外的可能，但是我却不能不爲他耽心。

他的哥哥是給了我他的電話號碼，而上次王彥來的時候，他未曾告訴我他的地址，所以我等得實在不耐煩時，我又拿起了電話，請我一個當私家偵探的朋友幫忙。

那位朋友和他的助手，曾經以極長的時間，自己編了一本電話簿，是從電話號碼來查那個電話的地址的。不到五分鐘，我已經得到了我所要的地址，王彥住在碧仙道三號四樓。

我知道碧仙道是高尙的住宅，正適合王彥的身份，我放下了話筒，已準備按址去找他。

但是，我剛到門口，電話鈴聲，遽然大作。我連忙跳到了電話之旁，一把拿起了話筒。一拿起話筒來，我便聽到了王彥濃重的喘息聲。

我更加覺得事情十分不尋常，我連忙問：「什麼事情？發生了什麼事」

王彥的喘氣聲，越來越濃重，像是他的身上，正負着千斤重壓一樣。我一連問了七八聲，才聽得他的講話聲音，道：「我……我遭到了一些麻煩，我可以來看你嗎，立即來！」

我聽出王彥雖然還在說「遭到了一些麻煩」，但實質上，他却一定遭受到了極大的困擾！他給我的印象，是十分鎮定和有條理的人，但這時，從電話中聽來，他的鎮定和有條理，似乎都被破壞無遺了。

我不加考慮，道：「好，你立刻就來。」

王彥並沒有多說什麼。「拍」地一聲，便掛斷了電話，我手拿着聽筒，呆了一會，才放了下去，

我感到，一個十分巨大的變故，正在王彥的身上發生，那種變故是因什麼而起的呢？

難道就是因爲那隻不應該屬於埃及，但是却在埃及古廟中發現的箱子麼？

碧仙道離我的住處，並不十分遠，在我算來，至多有十分鐘，王彥便可以來了，但是我却足足等了二十分鐘，才聽到門鈴聲。

一聽到門鈴聲，我立即奔下樓去，同時也聽得老蔡在粗聲粗氣地問道：「什麼人？你找誰？」

我連忙道：「老蔡，他就是上次來過的王先生，你快開門讓他進來。」老蔡的眼睛，一直湊在大門上的望人鏡上，聽得我這樣說法，他轉過頭來，面上現出奇怪的神色，道：「他就是上次來過的王先生？」

老蔡平時絕不是這樣囉嗦的人，我不禁不耐煩起來，道：「你快開門吧。」

老蔡不敢多出聲，將門打了開來，一個人自門外，向內跨了一步，我抬頭看去，也不禁一呆！

這是王彥麼？

難怪老蔡剛才向我望來之際，面上充滿着猶豫的神色了，因爲連我也不敢肯定，這時出現在我家門口的人，是不是王彥！

那人的身材，和王彥相同，但是由於他穿着大衣，又對大衣領高地豎起，手上戴着手套，頭上戴着帽子，將一條圍巾，裹住了他整個臉，而且，還戴上一副很大的黑眼鏡！

他這身打扮，即使到愛斯基摩人家中去作客，也不必害怕凍死了，更何況今天還是一個回南天，天氣燠濕，我只不過穿着一件襯衫而已！

我呆了一呆間，已聽得王彥的聲音，透過了包在他臉上的圍巾中而傳了出來，聲音雖然顯得不清楚，但是我仍然可以肯定，那正是王彥的聲音。也就是說，站在我面前的人，正是王彥。

王彥的聲音很急促，道：「你……等了我很久了麼？」

我向前連跨了幾步，道：「你可是不舒服麼？」王彥發出了一聲苦笑，道：「不舒服，不，不，我很好。」

他顯然是在說謊，絕對不會有一個「很好」的人，作出這種打扮來的。我望着他，道：「剛才你在電話中說你有麻煩，那是什麼？」

王彥打橫走開了幾步，他像是有意要離得我遠一些一樣，在一張沙發上坐了下來，却並不出聲。我越來越覺得事情十分怪異，向他走近了幾步，追問道：「什麼事使你心中不安？你是怕冷麼？爲什麼不將帽子，眼鏡除下來？」

王彥立即站了起來，顫聲道：「除下來？不！不！」他一由說，一面亂搖手。

我和王彥，並不能算是很熟的朋友，所以他不肯除下帽子，眼鏡以及一切他遮掩臉面身子的東西，我也不便過份勉強他。我只是道：「你來找我，當然是想得到我的幫助了？」

王彥道：「是的，我想問你一些事情。」

我作了個無可奈何的手勢，道：「好，那你就說吧！」王彥的呼吸，又急促了起來，道：「那隻那隻黃銅箱子……是怎麼得來的？」

……事情果然和那隻箱子有關——我心中迅速地想着，而同時，我也立即回答王彥：「那是你哥哥從

埃及寄來給我的。」

王彥神經質地揮着手，道：「不！不！我的意思是問，我哥哥是從什麼地方，怎樣得到這隻箱子的，那箱子的來歷，究竟怎樣！」

我雖然沒有法子看到王彥的臉面，也無從知道他面上的神色如何？

但是從他的行動，言語之中，我却可以看出他的神經，是處在極度緊張，近乎失常的狀態之中，我顧不得答他的問題，只是追問道：「那隻箱子怎麼樣？你不是打開了它麼？它給了你什麼困擾？」

王彥並不回答我，他只是尖聲地，帶着哭音地叫道：「告訴我，告訴我那箱子的來源！」

我嘆了一口氣，道：「我沒有法子告訴你，你哥哥只說，他得到那隻箱子，有一個十分曲折的故事，我打了兩封長電去詢問，但是他却並沒有回答給我！」

王彥剛才，在急切地向我詢問之際，身子前俯，半站半坐，這時，聽到了我給他這樣的回答，他又頹然地坐倒在沙發之上，喃喃地道：「都麼……我……我……」

他一面在喃喃自語，一面身子竟在激烈地發着顫。我連忙道：「王彥，你身子一定不舒服，你可要我召喚醫生麼？」

王彥霍地站了起來，道：「不，不用了。我……我該告辭了。」

他一面說，一面面對着我，向門口退去，我自然不肯就這樣讓他離去，因為我心中的疑團，不但沒有得到任何解釋，而且還因王彥的怪舉動而更甚了。

我向他迎了上去，王彥雙手亂搖，道：「你……你不必送了，我自己會走的。」

他雙手戴着厚厚的手套，在那樣暖和的天氣，他爲什麼要戴手套呢？

我一面想着，一面道：「你到我這裏來，不見得就是爲了要問我這樣幾句話吧。」

王彥道：「不是……不是……是的……就是問這幾句話。」他顯然已到了語無倫次的程度，我更不能就這樣放他離去！

王彥仍在不斷地後退，在他將要退到門口之際，我猛地躍，向前躍出了三四步，到了他的身前，一伸手，已經握住了他右手的手套，道：「這麼熱的天，你爲什麼將自己裝在『套子』裏？」

王彥這時的裝束，和契訶夫筆下的那個「裝在套子裏的人」十分相似，所以我才這樣說法的。由此可見，我在那樣說法之際，雖然覺得事情十分費疑猜，但却還不以為事情是十分嚴重的，要不然我也不會那樣輕鬆了。

我的行動，顯然是完全出於王彥的意料之外的，我一握住他右手手套，立即一拉，將他右手的手套拉脫，而王彥在那時候，雙手仍在亂搖，要阻止我接近他。

然而，在不到十分之一秒的時間內，我和王彥兩人，都僵住了不動。

在剎那間，我如同遭受雷殛一樣！

我看到王彥的雙手，仍然在擺出擋駕的姿勢，他的左手，還戴着手套，但是右手的手套，已被我除了下來，他的右手，在我除下了手套之後……唉，我該怎麼說才好呢？

我看到的，並不是一隻手——當然那是一隻手，但是却是沒有血，沒有肉的，只不過是五根指骨頭。

我所看到的，是一副手骨！

一副手骨在一個活人的身上，還能搖動着來阻住我接近它的主人，噢，我只覺得一陣昏眩，幾乎站不穩我的身子！

我和王彥兩人，同時發呆，僵住了不動，只不過是極短的時間，在我覺得天旋地轉，難以站穩身子之間，王彥突然發出了一聲怪叫，一個轉身，用他那只剩下指骨的右手，旋開了門把，奪門而出！在那片刻間，我像是身浸在冰水之中，看一套恐怖絕倫的電影一樣，又像是陷入了一場不會醒的惡夢之中，我甚至沒有力量，向門外追去。

直到門外傳來了汽車發動聲，我才一步跨到了門口，只見到王彥的車子，像是一條瘋馬也似地向前，闖了過去，竟能不撞在轉角上，也可以說是一個奇蹟！

我又呆了一呆，眼花了，那一定是我眼花了——我心中暗忖。

正當我在那樣想法之際，我的身後，突然傳來了「咕冬」一聲，我回頭看去，老蔡雙眼發直，已經坐倒在地上。

我吃了一驚，道：「老蔡，你什麼事？」

老蔡牙齒打震，得得得得，道：「我……見……見了，我……見鬼了。」我連忙道：「什麼鬼？」老蔡抖得更厲害，道：「剛才……那人……他……他……是骷髏精，他……手……他的手……」

老蔡講到這裏，過度的恐懼，使得他再也講不下去，我也不必他再向下講去，已經可以明白他剛才看到些什麼了。

那絕不是我眼花，老蔡和我一樣，也看到王彥的右手，只是白骨，但是那白骨卻並不落下來，而且還會活動！我吸了一口氣，道：「別胡說，你眼花了！」

，老蔡抬起頭來，道：「我……眼花了？」

我沒有時間和他多說，立即奔出了門外，出了門，我才知道外面正在下着毛毛細雨。當然我不及再去取雨具，我奔出了幾碼，到了我車子的旁邊，以最快的速度，鑽進車子，「碰」地一聲，使得車子一個急轉彎，轉出了馬路，向前疾衝而出。

我實在將車子駛得太急驟了，所以令得許多途人，對我駐足而觀。我並不去理會途人對我的觀感如何，我只是要再見王彥一面。

直到我駕着車子，迅速地向着碧仙道的方向駛去之際，我心中仍然不相信我剛才所看到的事實，雖然老蔡也看到了和我見到的同樣恐怖的情形。

如果王彥是一個化學家，那麼他手上的肌肉，可能會因為實驗時的不小心而腐蝕了，但是，他却是一個數學家！

而且，就算他手上的肌肉全被蝕了，他又怎能使得手指骨不斷跌下來，而且還運用自如？

車子在因為細雨而發光的路面之上，迅速地滑過，我的腦中也混亂到了極點，我甚至想起了「吸血僵屍」、「科學怪人」這一類恐怖片來。

車子在王彥住所之前，停了下來，在附近我沒有發現王彥的車子，我在大門口畧停了一停，直衝上了樓梯，王彥所住的並不是大廈，而只是四層高，一梯兩伙的舊房子，我衝到了門口，只見大門閉

着，我按電鈴，一下又一下，却沒有人應門。

我取出了百合鑰匙來，他的門鎖只是很普通的那種，所以我很輕易地便打開了門，走了進去。屋中並沒有着燈，但是街燈却可以照進屋中來，我第一眼的印象便是凌亂！客廳中凌亂到了極點，我着了燈，又衝進了其它的兩間房內，一間是書室，一間是臥室，兩間房間中，都亂到了極點。

而王彥顯然不在這間屋子中。

在他的書房內，我發現了那隻黃銅箱子，正打開着蓋子，王彥不在這裏，我當然要到別的地方去找他，因此，我只是在那隻已空了的箱子之旁經過，順手將箱蓋重重地開上。

王彥的確將那九十九塊銅片，拼成了一幅圖畫，那是一幅浮雕畫，綫條十分古拙，是一幅藝術精品，但是畫的內容，却十分怪異。

一大羣人，和許多動物，圍住了一個似火堆不像火堆，發出光芒的物事，而所有的人、獸，却全是骨骼，令我驚異的是，人獸的骨骼，竟十分傳真，這隻黃銅箱子，至少有一二千年的歷史了。一二千年以前的藝術家，對於人體骨骼和獸類骨骼的結構，便有如此精密的了解，這的確是使人驚異的。而在地上，有着許多飾物。

本來，我不能肯定這隻箱子是屬於什麼民族的。

但這時，我一看到了那隻箱子蓋上浮雕畫中所出現的那些飾物，我便可以肯定，那是印地安民族的藝術精品！

而且，我也毫無疑問地可以肯定，這隻黃銅箱子，是使歷代史學家頭痛，突然而神秘地消失的印